

日本推理名作选

久生十兰
HISAO JURAN

用摩纳哥皮做成封面的黑色记事本，宛如薄命女静静躺在桌上，上面还映照着重花瓶里的水仙花倒影。乍看之下并无异状的这本古老记事本里，记载着一个男人大胆研究的所有内容。这本记事本，原本该为他带来庞大的财富，让他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，但就在前天，他却血染石子路，结束了他穷困潦倒又孤独的一生。

上架建议◎文学·小说·日本

ISBN 978-7-5463-4239-9



9 787546 342399 >

定价：25.00元

“我跟你讲，这个公式证明了像赌轮盘这种游戏，要红色盘连续出现一百次，一个世纪里只会发生一次，所以你就知道，这种东西绝对具有某种法则，绝对不单纯只是概率问题而已。不仅如此，在我实际研究过后，我发现了一个法则，其实骰子数字的出现，是有规则性的，但要找出这个法则，我必须动手研究超过五十五万个以上的数字排列组合……五十五万以上哪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个工作有多艰难，我本来估计花五年时间，应该就可以找到了，没想到我日夜不休地研究，最后还是花了我十年的时间，不过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了，我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。”说完后，他从怀里拿出一本黑色记事本来，并在头上挥舞着，同时又继续说：“公式就在这本记事本里，对我来说，赌轮盘已经不再是期待侥幸的一种低层次赌博了，根本是一种排列组合的简单游戏，我只要去消磨半天时间，就可以赢得百万法郎……怎么样啊？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我拥有无限财富了吧？……听到我说为了研究赌博，这十年来几乎没怎么睡，人们大概会觉得很可笑，但我也不是只因为利欲熏心才开始这个研究的，老实说呢，我根本也没有其他可以赚大钱的能力……你别看我这样，但好歹也是一个画家。我从十七岁开始，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都没有放弃过画画。十年前我终于来到了巴黎，我非常兴奋地去参观了卢浮宫，看着无数的杰出画作时，我整个人呆住了，后来我问我自己，眼前已经有如此多的优秀画作了，还有我出场的机会吗？……我当天就将

到了残酷的机会。看样子他迟早会被毒死，而且是在服用过量的砒霜后，造成身体所有功能衰退，最后如同风中残烛熄灭一般地死去吧。当我上到六楼时，看到他正在酣睡中，脸颊上还有些微的汗水。无奈的冬日夕阳，照射在他脸上，凸显出一种苍茫的感觉。他的脸颊瘦削了许多，也凸显出整个轮廓来，让鼻子显得更加高耸。拥有高尚精神与少年般纯真灵魂的这个男人，即将被一对低级又下贱的夫妻杀害。我在心里如此对自己说，你即将被杀死……虽然我们的交情不算很深厚，但终究也算认识了一段日子，如今要和这样的朋友死别，总是多少感到哀伤，这个男人实在是太薄命了。

两天后，黎明即将破晓时。

我屋子前的走廊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打开房门，抓住正要从我门前跑过去的妻子，问她究竟出了什么事，结果她说他一直呕吐，所以她正打算去找医生来。

她说当她到他房里时，看他不断地呕吐着，而且似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吐，正在吐着桃红色的液体。

即将黎明时，我赶紧爬到六楼去察看。当我推开房门后，因眼前的景象愣住了。夫妻俩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，眼睛既红又肿，同时紧张兮兮地不断走着。妻子在帮他更换热水袋，接着又帮他拿出尿布来，丈夫则抓着他的脚，抵在自己的胸膛上，试图帮他保温，同时偶尔会将耳朵凑到他脸上，只要听到他的呼吸很平稳，脸上的痛苦神色就缓和许多，夫妻俩就会开心地噙着泪水对望颌首。看到这一幅

人竟是这么不容易的事，每次真的想动手时，我们就会互相对望、叹息。后来在因缘际会下，我开始照顾起那个人的病来，可以动手的机会也大大增加，没想到我突然害怕我不在的时候，我丈夫会对他下毒手，而只要他的病情加重时，我丈夫也会开始猜测是否因为我下毒手的关系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两人开始宛如敌人般地，互相在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。后来我们决定，就算真的会饿死，也绝对不做这种事，所以态度就完全转变了，如果让他病死的话，就会变成好像是我们诅咒他死似的，因此我们开始死命地照顾他，最后终于治好了他的病。”

丈夫说他们决定去比利时温泉地，用自己的诀窍玩赌轮盘，也不求大赢，只要能赢得每天的生活费就满足了。“如果不顺利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夫妻俩就会去殉情。”丈夫说完后，回过头去看着妻子，妻子只是默默地将手放在丈夫手上，表示她的赞同。

第二天黄昏时，夫妻俩就出发前往比利时了，临行前，还从计程车里对我挥手示意。

五天后，我到六楼去找他，他还躺在床上，身上的衣服满是褶皱。他比之前还要更瘦削，整个脸也完全变小了，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。看到我来，他简直像等待许久似的，一边上下打量着我，一边用生气的语调对我说话：“喂，我可是整整等了你三天……我已经没办法动了，不但手脚完全萎缩，身体也完全动不了。”我问他到底怎么了，

湖

畔

她说完后更加仔细地凝视着我的脸，看样子她只是像个孩子般的，纯粹出于好奇心而想知道事实真相，因此一直凝视着我，等着我回答她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展，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她才好。

“是啊，我是在一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的。我的脸是不是很难看？你一定被我吓到了吧？”

我只能半开玩笑似的如此回答她，但少女完全不以为意地认真回答我：

“我才不会被你吓到呢，我倒觉得你威风凛凛很英勇呢。”

少女甚至点着头。

少女对我的面容一点也不以为意，反而让我深感意外，突然觉得长久以来心中的那股郁闷情绪，一下子开朗了起来。在我这一生里，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，让我觉得海阔天空。如果我是一个坦率的男人，我一定会立刻握住少女的手，可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的人，因此反而语中带刺地回应她道：“你很会安慰人嘛，看不出你这么会说话。”

我说得酸溜溜的。

实在很难想象她竟然如此纯真，她完全没有因此厌恶我，反而每天都到我房间来玩，通常她都会在中庭里喊住我，邀我一起去散步、游玩。当我们越来越熟稔之后，她开始会到我房里来一起用餐。以往看起来非常无味的世界，突然开始有了趣味，对于这从来没有想过的愉快邂逅，我的头脑逐渐变得非常清醒，我甚至开始想将这名少女娶回家里。

以前她每次要昏倒前，常常都会露出这样的眼神来。我心想如果她真的昏倒过去，要杀她就很奇怪，因此为了不让她昏过去，我赶紧继续开口。

“小陶，马上给我过来。”我愤怒地喊着她，她踉跄地爬上了和式房，然后双手放在榻榻米上，深深地向我磕头。

“你总算回来了，不过你既然还敢回来，应该就有觉悟了吧。”

听完我这句话后，小陶看了一眼小孩房中正在睡觉的你，然后头也没抬地轻轻点了点头。

当我来到浮岛高木家时，天已经快要亮了，露水打湿了我的膝盖，让我膝盖一带觉得有些麻痹。我按了玄关外的门铃，却没有人起来开门，因此我从庭院绕到阳台处，抬起穿着木屐脚用力踢着防雨板。

“谁啊？”里面传来不悦的声音，打开防雨板后，高木终于露出了脸来，大概是因为我的样子很不寻常吧，他叫了一声“啊”后，直想往屋子里跑。

我进到客厅后，就盘腿坐了下来，高木则紧绷着神经，战战兢兢地坐在一旁，同时还不断抬起眼来看我，我突然开口对他说：

“小陶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我惩罚了她。”

高木惊呼了一声后，大大地吸了一口气，下巴还开始颤抖起来，没多久才终于睁大眼睛回应我：

“她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”

“被我当场抓奸，所以我就杀了她。”

“对方是谁？”

“我哪知道是谁。我等一下就要去东京检察厅自首，你帮我辩护吧，设法让我被判无罪。”

高木头低低地将手放在膝盖上想了一会儿后，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来回答我：

“嗯……我恐怕没有那个本事。”

高木是旧诸侯的武士后代，在美国费城大学取得律师资格后，虽然才二十岁，却充分展现了他的才能，站在法庭上和法官争论时，一点也不畏缩，只可惜他比较墨守成规，常常在重要的时刻失败。我一直对他无从发挥才能一事感到遗憾，因此听到他如此回应我，不自觉地感到愤怒。

“什么叫没有本事？有什么事是你办不到的？”

听到我这么说，高木双手抱住了头。

“对我来说，这件事还蛮棘手的，我没有把握可以打赢官司。”

“所以我才要来找你商量啊，还是说你有其他理由不能接下我这个案子？”

高木抬起了头来。

“哪有什么理由。”

接着他又起了手思考了一下。

“好吧，我就努力试试看吧。如果这件事属实的话，那

“啊，这实在是太可怜了。”

高木说完后，还合了一下掌。

这真是愚蠢至极，一股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我却完全无法发作，只能烦躁地看着，结果警官看到我冷淡的表情，大概误以为我是因为每天都在悲叹度日，才会悲伤过度反而没有表情吧，他先向我表达哀悼之情后，才对我说话：

“因为泡在水里太久了，整个面容已经都变了样，不过容我再度重申，这具遗骸绝对是您夫人，验尸官再过不久就会到了，还麻烦您在验尸官来之前，先帮忙仔细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征，我们需要您的确认。”

听他说完后，高木立刻用斥责的口吻回应：

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！这还需要什么确认不确认的，这当然是夫人的遗骸，不然还会是谁的？”

高木脸色苍白地快速说着。

我很想怒骂高木两句，却找不到可以怒骂他的言辞。也不知道这具尸体是哪个乞丐的，早知道会有这种结果，还让别人专程将这么难看的尸体背来我家，还不如干脆公开事实，故意像演戏一样，眼尾带着悲伤地告诉大家。

“喂，我根本就没有杀死小陶，她现在人在三岛的尼姑庙里哪。”

如果这么告诉他们的话，我想我一定会觉得身心舒畅的。

这倒也是，只要把事实说出来，我一定会觉得很舒服的，只是说完以后又如何，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就能解决，

四五张老旧的榻榻米，上面甚至还有一个地炉。这间小屋主要是给山林看守员遇雨时用的避难小屋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。

我们抱在一起不断谈着，小陶也不断诉说着她有多么爱我，但她以为我已经开始讨厌她，才会让她独自度过那么多寂寞的日子，而那些寂寞的日子，对她来说有多么痛苦。

“所以我才会跟那个人在一起，而且我还跟他说，我会把你当成我丈夫，跟你做那种事，所以请你也要将自己当成是我丈夫，尽可能学得像一点。实际上我也只有在他学你学得很像的时候，才让他碰我的，我这样做错了吗？我玷污了自己的身体吗？”

小陶天真地看着我的脸。

“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。”

“你告诉我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小陶哼了一声。

“原本我决定就算要我死也绝不能说出来，不过事到如今我就说了吧，其实那个人就是高木。”

“果然是他。”

“你早就知道了吗？”

“尸体从湖里被打捞上来时，他铁青着脸飞奔过来，还不断合掌念经，完全不像平常的他，所以我就想到了。在那次事件之后，高木就将别墅管家和下女们遣散了，独自一人蛰居在他那宽敞的别墅里，看样子他一定是非常心虚，毕竟

最后甚至是连滚带爬地跑掉了，他大概以为看到鬼了吧，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，毕竟他是亲眼看着我被下葬的呢。”

“不，事情还是很难说的，不过我有自信可以让高木闭嘴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

约莫两小时后，我回到了小屋，同时如此告诉小陶。

“高木他上吊自杀了，绳子绑在天花板的梁柱上。”

小陶安静地看着我，大概以为是我为了让高木闭嘴，才去杀他灭口的吧。她脸上虽然露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倒也没有开口问我什么。我爬到榻榻米上，然后玩弄着小陶的手。

“看到高木死了，我的想法也变了。我看我们也不用搞什么失踪了，干脆就假装是我死了，也就是说，让外界以为高木失踪了，而我也自杀了，只要将高木的尸体吊在树林深处，让他假装成我就行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和这个社会切断联系了。”

晚上十一点左右，我划着船来到了高木家的后面，然后将高木的尸体搬上船后，立刻划回去。小陶已经在岸上等着，我们两人一起将尸体搬下船，然后小陶抬着高木的脚，我抬着高木的头，二人协力将他拖到树林深处里。尸体非常的重，又不容易抓得稳，虽然夜晚有月光，但树叶非常浓密茂盛，根本不太能照射到下面来。带刺灌木和山葡萄的藤蔓纠缠在一起，使我们在黑暗树林中搬运这么笨重的东西，显

月光与硫酸



气袭击了我全身，这种感觉仿佛在做梦一样。所谓忘我，指的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我终于从一连串的辛苦当中脱身而出，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，没想到反而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。

我开始在白天里看见幻影，而且不是乱无章法的那种粗糙幻影。

我看到猴子出现，还看到猫头鹰，也看到玫瑰花和天使……不仅如此，我甚至看见另一个我，脸上露出东方人特有的淡淡的暧昧微笑，同时身体稍微往前倾地慢慢走着。

女人这边，是头戴着鲸鱼骨做的发簪的伊丽莎白女王，然后一边拖着灯笼装的下摆，一边扇着西班牙扇，优雅地走过来。男人这边，则是大鼻子情圣，在微风吹拂下，一边飘动着斗篷下的剑鞘，一边优哉游哉地走过来。大白天的巴黎街道上，如此奇特的家伙们，竟一个一个列队似的缓慢朝我走过来。

我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幻影。

与其说我游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，倒不如说我认为我是徘徊在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，还显得很温和，因此即使看见许多奇怪的人向我走来，我也只是优哉地微笑看着。

由于我并没有施暴，也没有莫名其妙地乱喊乱叫，所以我的朋友们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异状，直到后来才终于有一个人开始说：“那家伙最近老是无缘无故地微笑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”“好像是哦，听你这么说不才发现，他的眼神

完全不听人劝。

隔壁的摩托车，看样子就是遇上这种情形了，而主人也似乎动了怒，硬碰硬地不断催着引擎。

在这恬静的春天黄昏里，摩托车不断发出巨大的引擎声，仿佛要彻底污染这片空气似的。

这种噪声听在耳中，实在是教人不舒服，让我不由得涌上一股怒气，很想去叫他安静一点。就在这时，随着摩托车的排气管噪声，还传来了另一种声音。

砰！

我似乎听见了一声枪响。

我不自觉地伸长了腰，不过这纯粹只是我的感觉而已，我也不敢确定我真的听到了枪响。

毕竟枪声和摩托车的排气管噪声，简直就像身上流着相同血液的亲子一样，即使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，常常还是无法分辨清楚。

类似枪声的响声，从头到尾只发出过一次，加上在这当中，还夹杂着喧哗的引擎声，所以我也不能确定那真的是枪声。

似乎是枪声，又似乎不是枪声，我开始觉得有些烦躁。

就像贝尔纳医师说的，此时的我只复原了八成五而已，就病征之一来看，一旦我开始在意起来，就会对该事物无限上纲。

（那个真的很像是枪声呢……会不会真的只是排气管的声音……不对，好像真的是枪声……还是很有可能只是排气

“好吧，那我就说那确实是枪声，这样行了吧？”

“嗯，这样就行了。”

虽然老婆婆最后还是取悦了我，不过回到别屋后，我还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

我睡醒醒的，甚至还咬着枕头，但就是觉得心情烦躁，直到天快破晓时，才终于疲倦地睡着。

我睡醒后，虽然觉得昨晚胸口里的那一股烦闷感已经减轻许多，但依旧很在意（究竟是枪声还是排气管声），怎样都无法挥去大脑里的这个疑问，整个人因而没有什么精神。

这种时候，我看还是将气出在蚂蚁身上好了。我擅自拿来了石油和火柴，然后像罗马暴君卡利古拉（Caligula）一样，表情凶恶地来到石墙旁，没想到竟然发生怪事了，我完全找不到蚂蚁。

而且是一只也没有！

以往有如黑色流沙般，不断爬满地面的几十万只蚂蚁，竟然一只也看不到，不论我如何努力地找。

我整个人呆住了，只能愣愣地站在昏暗的菩提树下好一段时间。我实在是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只好再试着去找老婆婆谈谈看。

“喂。”

“哦，你又来了。”

“这就是你对我的招呼语啊？哼！”

“这次又有什么事呢？还要说摩托车的事吗？”

我看老婆婆一副震惊的样子，心里觉得很舒服，所以就得意扬扬地走回我的别屋。

夜晚时月亮出来了，散发着十法郎般的温柔光芒。

厕所在石墙一隅的枇杷树旁，由于月光很亮，根本不需要其他灯光的照射，所以我空手钻过低低的无花果树枝，慢慢地往厕所前进，结果在石墙旁看到了奇妙的东西。

月亮竟然掉落在庭院里！

如果是三流的诗人，大概会形容成照射在一面镜子上的月亮，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真的是月亮直接掉落在地上，底部还在散发着光芒。这完全就是绽放着冰冷光芒的、一坪大小的月亮。

不论我怎么看，就是感觉月亮静静地躺在眼前的地上。我忘我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想到无论如何都要让老婆婆亲眼看一眼这奇妙的景色，因此我疾步跑向房屋。

“老婆婆，不好了！月亮掉在庭院里了，你赶快去看，不然就可惜了。”

老婆婆慢慢放下手上的汤碗。

“哦，这次换成月亮啦？我现在正在忙呢。”

“汤随时都可以喝啦，月亮从天空里掉下来，可不是常有的事哦。”

“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月亮哪有可能那么简单就掉下来呀？”

“你这个老太婆实在是让人生气，再不赶快去看的话，月亮马上就会凋谢了。”

们一只不剩地扑杀掉。漫步在银座里的贵夫人和大小姐们身上穿的海豹大衣，几乎都是这些不幸青年们的遗物。

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年），当这个独特的小岛成为日本的领属后，立刻被下令禁止猎捕海豹，桦太厅还每年派人来监视并保护海豹，但明治四十四年（1911年）时，眼看日俄之间有可能签订条约（“保护海豹条约”），政府决定一旦签订条约，立刻开放猎捕海豹。同年夏天，木匠和土匠被送至岛上，打算赶工建造海豹计算槽、监视站、剥皮场、兽皮盐渍保存场、干燥室等设备，但直到航道即将被冰封的十一月下旬，还是来不及完成这些设备。为了配合隔年（大正元年）五月要举行的启用典礼，不得已只好留下两名木匠和两名土匠及一名剥皮工在岛上过冬，继续完成未完的作业，同时由一位姓清水的水产技工担任监工。

当时我是桦太厅农林部水产课的技师，也是海豹猎捕事业处的主任，为了确认所有设备皆已完成无误，我必须带一名技工抢在五月八日的启用典礼之前到达小岛，因此我们在三月上旬随着当年的第一班邮物船，冒险航行在冰层上，朝着海豹岛前进。由于美国和俄国的技术人员也会来参加启用典礼，所以我们有必要在那之前，确认所有设备都已完成无误。